

陈晓波： 将阅读的种子吹向远方

■ 本报记者 何文鑫

2021年上学期教学结束，乐山市柏杨小学的陈晓波和14位老师便立马投入新年读书会的组织开展中，分享过去一年读过的好书与自己的阅读所得。读书会上，这群老师在信笺上写下2022年的读书寄语，同时开盲盒选书籍，把这场新年读书会做得颇具仪式感。

2016年，柏杨小学“晓语工作室”成立，致力于儿童阅读和语文教育研究。在领衔人陈晓波的推动下，师生一起读书、定期分享，“晓语读书会”逐渐成型。

读了这几年，有的学生在诵读过程中找准了发音的节奏，让焦急的父母惊喜；有的学生在阅读中找到自信，发现自己的潜力；有的教师觉得阅读让自己找到“真正的自我”，开展教学反思，找到提升专业能力的路径；有的教师被点燃了“作家梦”，开始创作童话作品。……

学校阅读的氛围渐渐浓厚起来。

“晓语读书会”

读书的渴望，来自陈晓波自身真实的需求。

从乡村学校转到城区教书后，她明显感受到自己知识的欠缺。“上示范课时，别人评价，说要注重儿童视角。”陈晓波懵了，“啥是儿童视角？”去外校听课，她觉得自己也有点稀里糊涂，知道人家上课上得好，但就是不知道好在哪里。

于是，陈晓波开始大量看书。由易到难，先抱着汪曾祺、曹文轩等作家的文学作品看，积累到一定阅读量后，她开始买专业书看，比如整本书阅读方法类的书籍。“到了那个时候，就觉得不一样了，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。”陈晓波说，那之后，文学类、科普类、专业类书籍来者不拒，往往觉得一套书中某一本好，就找来全套翻阅。

做课时，她往往要参考好几本书，思考、发现“怎么教”，还加入了区和乐山市的名师工作室，学习同行的阅读经验。

如何让更多教师参与其中？陈晓波想到了成立工作室，推广阅读。2016年，“晓语工作室”有了12位老师。陈晓波以课题研究的形式带动大家往深处走，比如儿童绘本，大家围绕主题读书，再一起分享和讨论。同时，每学期大家选定一本书，深入阅读与做笔记，期末时再开展



“晓语读书会”新年活动合影。(图片由受访者提供)



陈晓波经常和学生一起读书(图片由受访者提供)

读书会。

在书店、在水吧，一群老师聚在一起，品茶闲聊，定期开展精神聚餐。

每逢世界读书日，老师们收集大家读书的收获，与全校师生、家长分享；学期末，给大家颁发“点灯人”奖状；新学期开学，老师们分享假期读书所得，同时还要给学生推荐书。以“晓语读书会”为中心，读书的氛围在校园内一层层荡开。

学生的读书会则是一周一次，以低中高段循环的方式进行。老师带着学生围坐在一起，介绍最近读过的书，或一起读。低段以讲故事、表演等为主，重在乐趣；中段以作家系列或主题为主，和孩子聊书；高段以交流、讲坛为主，学生就某部作品或者主题、作家、历史等做讲述和评价。

阅读也不拘于固定的形式。平常，陈晓波自己在班上坚持开展师生共读活动；工作室的其他老师也会在自己班上读书给孩子们听，带领班级开展读书活动；有时，针对阶段性教学

难题，老师们一起找资料阅读，一起磨课。

“读多了，看待世界的眼光就会不一样”

陈晓波长于农村，有5个兄弟姐妹，父母为了孩子上学已经付出了巨大的辛劳。况且，乡间也没有什么图书资源，因此，陈晓波幼时没有养成读书的习惯。成长过程中，从读书到工作，她也没有形成主动阅读的意识，直到被工作和生活困扰住。

在大量阅读中，陈晓波慢慢弥补自身的不足，同时更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局限。

“读多了，看待世界的眼光就会不一样，对人性人情都多一分理解。”陈晓波说。尤其是当了副校长后，她觉得正是读书让自己豁达，懂得包容，在团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。

其他老师也多有相似经历和阅读体验。

不少老师上示范课、参加赛课时，在评价环节了解到自己的不足，事后首先想到的是要去读什么书。读完《园丁与木匠》，几位年轻教师反观自己，思考何为好的教育。教师刘叶霜审视当下的“鸡娃”模式，觉得老师和家长该在两者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，让园丁与木匠有机结合。教师高倩倩认为，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，用进化的视角以及现代发展心理学得出的证据告诉世人，给孩子们一个花园，他们就能百花齐放，但对他们施以斧凿，则会把他们变成器具。

体育老师强勇军也来找陈晓波交流阅读，让她大吃一惊，“‘糙汉子’原来这般细腻。”强勇军告诉她，工作后总觉得脑袋空空，是阅读让他感到生命的充实和教育的美好。

有人质疑，每学期或寒暑假让大家读一本书，可能会有老师把书带回去塑封都没拆，是不是浪费资源？陈晓波不这样看，因为每个人的视角和个性不同，阅读所得就不同。

“有人在读，有人在分享，就会将种子带向远方。”她说。

去年9月，陈晓波到峨边县勒乌乡中心小



陈晓波 何文鑫摄

学挂职，帮助当地教师提升教学研究能力。学校年轻教师多，成长欲望强。陈晓波就鼓励他们多阅读，在挂职的3个月内，每月与老师们共读一本书，同时鼓励教师带着学生读。她经常把柏杨小学微信公众号上关于阅读的推送转给结对教师，还为当地学校示范整本书阅读课例。

挂职时间不长，陈晓波希望以阅读为突破口，为勒乌乡中心小学留下持续生长的种子。在她的推动下，柏杨小学组织学生捐出看过的几千册图书，送给勒乌乡的同龄人。

“读书就是厚积薄发”

不少乐山其他学校的老师好奇，平时教学、生活琐事或课堂学习已经够累了，柏杨小学的师生哪来的时间和精力持续阅读？

陈晓波认为，一群人在一起读，共同营造了一种阅读的氛围。并且，阅读不是工作额外的负重，教师能在读书中懂得尊重教育规律，并付诸于实践，教学能力自然会得到提升。学生受教师、家长阅读的影响，跟着看书，他们的言谈举止“气质都不一样”，一枚枚读书、演讲、征文、奖牌也随之而来。

6年间，柏杨小学的阅读空间一直在向外延伸。“晓语读书会”的老师们带着学生创办校报《小柏杨》，后来还与乐山市广电报合作出版。每年读书节，全校举办“跳蚤书市”活动，让书在校内“漂流”。

“读书就是厚积薄发。”陈晓波说，读的时候并不觉得，但自己备课或者讲座时需要，脑中就会蹦出一些看过的东西。

这种积累体现在所有读书人身上。

女儿读初中时，陈晓波就给她当朗读者，女儿由起初的不习惯到慢慢迷上妈妈的声音，母女之间交流也多了。班上的学生也是，陈晓波经常给学生推荐书、朗读书，时间长了，有些篇目她自己都忘了，但变化却如春风潜入夜。好多初中学生返校时都说，中学老师推荐的书，不少是他们在小学就看过的。

曾有一个学生的妈妈总是抱怨孩子拖沓和懒散。在一次聊天中，她得知陈晓波给女儿读书的做法后，就开始天天坚持陪孩子阅读，一起晨诵，并通过微信给陈晓波打卡。家校携手，一年下来，孩子读的书越来越多，妈妈也不再焦虑了。

另一个学生，一年级学拼音时，老发不出“zhi/chǐ/shǐ”，陈晓波就鼓励家长让孩子天天坚持大声朗读。某天很早，孩子妈妈就给陈晓波打电话。

“晓波老师，晓波老师……快看娃娃的视频，他终于能念对发音了。”

挂了电话，陈晓波推开窗户，一阵舒畅的晨风向她吹来。

雪是甜的

■ 彭万香

雪之于南方，是少有的自然现象，是很多南方人冬天里热切的期盼。

我记得生命中经历的第一场雪。那年，我刚满6岁，小哥3个月前刚离世，而我也持续高烧一整月。父母十分揪心，父亲背着我连走了三四个小时的山路到区里去住院。我在医院住了十几天，又吃药又打针，高烧才退下来。医生说可能是受到了惊吓，又时逢流感，让回家慢慢调理。父亲只得背着出院，但是回家的当晚我又开始发高烧，还伴随着剧烈的咳嗽。我是犟小孩，多病且难缠，每次吃药，都要经历一次人仰马翻的大战，有时还要请人帮忙按手脚握鼻子。有一次，大人们忘记用勺子压住我的舌头就灌药，我居然差点咬到舌头。直到今天，母亲提到我小时候吃药的事情，也总免不了骂我“磨人精”。

那场雪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在我好不容易熟睡之后，悄悄降临到我们的村子里。头天晚上，我在檐坎边洗热水脚时，还抬头看了天顶的那颗星，它那么闪亮，眼睛一眨一眨的。我一直觉得它是小哥，否则不会夜夜出现在我家屋顶上，他一定知道没有小伙伴我会孤单，父亲上夜班了我会害怕。我一直跟它说话，具体说些什么已完全记不得了，怎么去睡的也全忘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我在咳嗽中醒来，凌晨的高烧让我的胸中似有烈火在灼烧。窗缝里，凉凉的空气钻进来。我穿上小哥的旧棉袄，推开堂屋门。院子里已是一片雪白，我以为七仙女撒白砂糖了，胃里的苦药似乎提醒我快快吃点糖呀！我欢喜得抓起一小撮就喂进嘴里，却冷得我一阵激灵，赶紧吐出来。母亲说：下雪了，雪能冻死不好的一切。她提着大提桶满院坝铲雪，铲满一桶就倒在大铁锅里，不一会儿铁锅里就堆满了雪。她在灶里添柴烧火，红彤彤的火焰烘烤着锅底，洁白的雪冒着热气，一层层化成水……

“啪——啪——啪——”，木门响了好几下，我跑去开门，但是门被雪封死了，根本开不了。母亲继续铲雪，铲呀铲，终于露出了门缝，“吱呀”，大门开了！风，冷冽地灌进来，把我吹翻在院坝里，还带进来一个魁梧的“雪人”——我的父亲，地质队的老工人。他没有戴帽子，浑身雪白，肩上斜挎着他的标配——一只巨大的帆布包，那里面时刻装着我们喜爱的零食。若在从前，小哥一定率先迎上来，似小猴儿般垫着父亲的臂膀，假装抢一抢大挎包，等父亲分零食给我们吃。如今，已没有人跟父亲玩这个游戏了，他落寞地叹口气，拉起跌在雪地上的我回到灶前。

“咳咳咳……”我又咳得上气不接下气，还带出了血丝。

父亲默默地将灶前的小土炉烧火，拿着一个大搪瓷缸爬到屋檐上去装干净的雪，再放在火炉上化雪水。父亲拉开大挎包的拉链，里面居然有一个梨和一块蜂窝。母亲愕然：“大雪封山，你哪里找的？”“钻机附近的山坡上，梨，是返花的。”父亲闷闷地答，又往炉子里添了些柴，把犁皮去核放进搪瓷缸里，还加了几颗冰糖。我咽了咽口水，父亲轻轻拍了一下我的手，晃了晃搪瓷缸，雪已完全化成水，梨也融化在雪水里。纱布包着的蜂窝，在热气腾腾的搪瓷缸上方绕着圆圈，丝丝缕缕的蜂蜜滴落在雪水里。父亲轻轻吹着，倒在小花瓷碗里给我，“喝吧，冰糖雪梨水，喝了就好了！”

我抿了一口，真甜呀！再抿一口，两口、三口……一大缸蜂蜜雪梨水全被我喝光了！雪，一直下，簌簌地地下了一天一夜，我也睡了一天一夜。等我醒来时，雪已经停了，汗水将我的头发浸成一缕又一缕，“我要喝甜雪水！”我告诉守在床边的父亲。他的眼角涌出一颗晶莹的水。雪，一天一天地融化了，屋檐上成天滴滴答答地挂着银线，母亲将一只铁皮桶终放在最干净的屋檐下接水。夜里，那颗星又出现我家的房顶，我问它不知道雪是甜的？它不回答我，一闪一闪的，不知何时飞走了。

给学生拜年

■ 刘敏

今年春节，虽然新冠肺炎疫情阴霾不散，雨雪交织风梳骨寒，但辞旧迎新之际，街头处处张灯结彩，热闹又喜庆，连寂寞的乡村也开始生龙活虎起来。

家人欢聚，其乐融融。然而，夜半醒来，我还是想到了自己的学生。因我执教于小镇中学，班上的学生多是附近村里的农家孩子。为了生活，很多孩子的父母都背井离乡外出谋生了，或打零工，或做生意，几乎很少返乡。平日里，学校开家长会，到场的也多是白发老人。至于父母离世或去世的那些孩子，就更需要关爱了。也许因为我也是农家出身，又有些童心未泯，孩子们平日里跟我相处得不错，一下课就喜欢往我办公室跑，有什么知心话儿也愿意向我倾诉，即便我并非班主任，对于学生的情况也算“知根知底”。

当我把准备去学生家看看的想法告诉妻子时，她竟打趣道：“人家都是弟子给老师拜

年，你这是要去给学生拜年啊！”大过年的，我以为她不太乐意，不料妻子笑道：“那我陪你去吧！”我也笑了。

今天要去看望的这个学生，妻子是知道的，前不久还托我把女儿新买的一件外套送给她了。这个女生跟着年届七十的爷爷、奶奶生活，家里还有个残疾的姑姑需要照顾，家中境况说起来就令人心酸。

当我大包小包地从超市拎回饼干、酸奶、坚果等物，又带上几本新买的儿童小说、励志读物等准备出门时，妻子一把扯住我：“这就走？红包准备没有？”我当即赧然，是哦，怎么把红包给忘了呢？可平日里我都是用手机支付，口袋里一时也没现金。妻子便找女儿商量，先借个红包，谁知女儿很“抠门”，只愿“借”200元。没辙，权且这样吧。

雨冷风寒，车行匆匆。快要抵达女生所在的小村时，我一打电话，才知弄错了，原来她家

并不在那儿，她平日是住在那儿的亲戚家，周末才由爷爷接回去。妻子说：“你这个老师不称职啊！”愧疚！我赶忙问了村名，调头前行。

远远地，我们便看见女孩撑了把伞立在村口，自然是在等我们。“这就是‘传说中的’你师娘，哈哈！我们来给你和家人拜年啊！”下了车，我笑道。女孩闻言也笑了，羞涩地说了声“师娘好”。她的爷爷也迎上来，接了东西，把我们领回家。闲聊间得知，镇里村里对他们家也挺照顾，学校替孩子申请的补助也总能及时拿到。我们问了问孩子的寒假学习和生活情况，一番叮嘱，一番鼓励，就准备告辞。妻子掏出红包对女孩笑道：“你比我女儿还小几岁呢。过年嘛，我代表你老师给你发个小红包啊，200元，不要嫌少哟！”说着，硬塞给女孩，女孩很腼腆，接过红包，有些坐立不安，我又笑着劝了几句。女孩的爷爷竟一边推辞，一边去厨房拿出两条活鲫鱼来，女孩的奶奶也从屋后的

菜地抱来两棵大白菜，一定要我们收下。我们当然很感谢，但东西也真心不能要。直到得知我俩的父母也一直在乡下种地，家里有菜时，老人家方才作罢。

车子重新启动，小村渐渐后退。我的内心里，依然回旋着隐隐的愧：“200元也真是太多了吧！早知道……”“早知道啥？就说你不称职，你还不称。我趁你没注意，又偷偷往红包里塞了300元！”妻子揶揄道，“那可是我的私房钱，记得回家微信转给我！”“啊！那你怎么还对女孩说是200元呢？”我有些惊喜，心底的愧疚也减轻了些。“你还真傻啊！说多了，人家也不收啊！钱多钱少不重要，只要学生能感受到老师的这份心意，不也就够了吗！”妻子笑道，“好好开你的车，先做个称职的驾驶员吧！”

“哈哈！好哟！”雨比来时小了，田野径畔，时不时地有零星的金黄明艳的油菜花迫不及待地跃入眼帘，春天，真的来了呢！